

蒋氏中学基础国文三种

章與句

蒋伯潜 蒋祖怡 ◎ 著

父子联袂，

抗战期间写就，

直面时代的文学作品。

一九四〇年初版，

二〇一五年新印，

再现民国教育史被遗忘的一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蒋氏中学基础国文三种

章與句

蒋伯潜 蒋祖怡 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氏中学基础国文三种:章与句 / 蒋伯潜, 蒋祖怡著. —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638 - 2373 - 4

I. ①蒋… II. ①蒋… ②蒋… III. ①中学语文课—课外读物
IV. ①G634. 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637 号

蒋氏中学基础国文三种:章与句

蒋伯潜 蒋祖怡 著

Zhang yu ju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s.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12 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373 - 4/G · 362

定 价 53.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版前言

《字与词》《章与句》《体裁与风格》是蒋伯潜、蒋祖怡撰写的三种著作。蒋氏父子编过一套“国文自学辅导丛书”，共12册，1940年由世界书局出版（1947年再版）。这12册书分别是：

《字与词（上下）》，《章与句（上下）》，《体裁与风格（上下）》，《经与经学》，《诸子与理学》，《骈文与散文》，《小说与戏曲》，《诗》，《词曲》。

其中，后6册在1977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为“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出版。现在，前6册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合成“蒋氏中学基础国文三种”三本书出版。

蒋伯潜在1940年为这套丛书写了“自序”中说，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主要原因是：“只重在教师的教，而不重在学生的学；只重在课内的受教，而不重在课外的自学！”所以决心要编一套适于中学生自学的有系统的课外读物。《字与词》《章与句》《体裁与风格》是基础的语文知识。《字与词》讲了字的读音，反切，错别字，六书，复词（复音词），词类等；《章与句》讲了句的构成，几种常见的修辞格，文章的结构，开端和结尾，记述和描写，思想与想象等；《体裁与风格》讲了古文的分类和诗、词、曲、小说、戏剧等文体，以及繁缛、简约，婉曲、直截，阳刚、阴柔等多种风格。书中在讲述这些基本知识的时候，也常常有一些作者独到的见解。这对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是有帮助的。在书中，这些语文知识的讲授对象是初中学生；照现在学生的程度，大约是高中学生阅读比较合适。

这三本书都是用小说的体裁写的。《字与词》是写国文教师周伯臧和他的家庭和学生们，时间背景为1937年“七七事变”前。《章与句》是写国文教师李亦平和他的学生章明、陈祖平等，时间背景为1940年前。《体裁与风格》是写寓居山村的国文教师尹莘耜和他补习班的一些学生，时间背景为1940年法国投降前。书中对教师与学生之间融洽的关系有很好的描写，对书中人物的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以及他们对社会、时局的议论也写得很真切。在周伯臧和尹莘耜的身上，可以看到作者蒋伯潜的

影子。这些都是研究民国时期教育史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先祖父蒋伯潜和先父蒋祖怡的小传和照片是我提供的,读者和研究者可以参看。

我很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和兰士斌、彭芳、彭伽佳等诸位编辑,他们经过精心的筹划和辛勤的编校,使得这三部 70 多年前出版的著作重新和读者见面。这为民国教育史翻开了几乎被遗忘的一页。

蒋绍愚

2015 年 5 月于北京大学

蒋伯潜

蒋伯潜(1892—1956),名起龙,字伯潜,以字行。出生于富阳新关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毕业于杭州府中学堂,先后在阆苑小学、美新小学任教。民国四年(1915年)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受马叙伦、钱玄同、鲁迅诸名师熏陶,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文章。1919年毕业,经系主任陈宝泉和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介绍,至浙江嘉兴省立第二中学任教。以后,先后在浙江省杭州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女子中学、杭州师范、台州省六中等校任教,



与夏丏尊、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等过从甚密。在此期间,曾为世界书局编撰初高中国文课本12册,世界书局总编辑署曰“蒋氏国文”,出版后颇受教育界欢迎;又为开明书店编选并注释《开明活页文选》,注释精详。

1926年,国民军由广东出师北伐,马叙伦策动浙江省省长夏超起义以响应国民军,蒋伯潜曾参与其事。1927年,北伐军底定浙江后,马叙伦任民政厅长;蒋伯潜任《三五日报》主编,“四一二”事变后辞职。

1938年春,蒋伯潜应老友蔡丐因、董任坚、周予同之邀,赴上海大夏大学和迁沪的无锡国专等校任中文系教授,并兼任世界书局特约馆外编审。在此期间,根据其多年从事中学国文教学的经验,编撰《中学国文教学法》(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又与其子蒋祖怡合编“国文自学辅导丛书”12册(世界书局1940年初版,1947年再版),其中《字与词(上下)》《体裁与风格(上下)》《经与经学》《诸子与理学》为蒋伯潜编撰。蒋伯潜根据上海任教时的讲稿写成的《十三经概论》(世界书局1944年出版)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20世纪50年代后在台湾省多次印刷,1983年、1986年、2010年又几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1941年,日军侵占上海,蒋伯潜应老友朱自清之邀离沪,准备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因为西南道阻,回故乡富阳新关村居住,在县立富阳中学等校任教,并和族弟蒋廷龙等一起创办了富阳简易师范。蒋伯潜、蒋祖怡父子二人合撰的“国学彙纂丛书”10种(正中书局1942—1946年出版)大部分在此期间完成,其中《文体论纂要》《文字学纂要》《校雠目录学纂要》《小说学纂要》《诸子学纂要》《理学纂要》《经学纂要》为蒋伯潜编撰。

1945年抗战胜利,蒋伯潜应邀到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任中文系主任兼教授,任教期间撰写了学术专著《诸子通考》(正中书局1948年出版)。1947年应邀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1949年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被选为杭州市和浙江省人民代表。1955年任浙江文史馆研究员,1956年1月逝世。

妻夏喜云(1893—1982),富阳里山人。

子蒋祖怡,另有小传。

蒋祖怡

蒋祖怡(1913—1992),出生于富阳新关村。蒋伯潜之子。自幼受到父亲及其友人郁达夫、朱自清、叶圣陶、周予同等的教育和熏陶,中学期间就写小说发表在刊物上。1937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次年上海任世界书局编辑。在此期间,与其父蒋伯潜合作编撰“国文自学辅导丛书”12册(世界书局1940年初版,1947年再版),其中《章与句(上下)》《骈文与散文》《小说与戏曲》《诗》《词曲》为蒋祖怡撰写。



1941年上海沦陷后,回新关村居住,并在浙西昌化第三临时中学、富阳简易师范任教。在此期间完成了父子合作编撰的“国学彙纂丛书”10种(正中书局1942—1946年出版),其中《文章学纂要》《诗歌文学纂要》《史学纂要》为蒋祖怡撰写。上述这两套丛书后来大多在台湾和大陆多次重印。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祖怡到上海任正中书局编审,兼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1948年受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文理各系组成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新建的杭州大学。蒋祖怡长期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与杭州大学的中文系副系主任,为浙江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建设付出不少心血。“文革”以后,他以病残之躯坚持教学,为杭州大学中文系培养了好几届研究生。同时,他又长期担任浙江省人民代表,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副主委。

蒋祖怡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著述甚富。在1949年以后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中国人民文学史》(北新书局1950年出版),《论衡选注》(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王充的文学理

论》(上海中华书局 1962 年出版),《王充卷》(中州书画社 1983 年出版),《文心雕龙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出版),《钟嵘诗品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 年出版),《全辽诗话》(与张涤云合著,岳麓书社 1992 年出版),《郁达夫旧体组诗笺注》(与蒋祖勋合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3 年出版),《中国古代诗话词典》(主编,北京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中国古代文论的双璧——〈文心雕龙〉〈诗品〉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妻沈月秋(1914—1996),富阳人。

子女五人:蒋绍惠(女),蒋绍愚,蒋绍忞(女),蒋绍忠,蒋绍心。

目 录

自序	1
1 孤儿之泪	3
2 音调和节奏	10
3 句的构成	17
4 语气	24
5 语文研究会	30
6 急雨	36
7 在病中	40
8 关于标点符号	47
9 古代修辞论	55
10 比喻种种	62
11 夸饰的研究	69
12 省略和婉曲	76
13 比拟和借代	83
14 中秋之夜	90
15 摹拟与创造	96
16 重阳的故事	103
17 诗句与文句	110
18 生活的挣扎	117
19 怎样训练自己	123
20 今文十弊	130
21 重来	137
22 怎样写成一个好的开端	143
23 怎样写成一个好的结尾	150

24	动作与对话	157
25	字的艺术	164
26	文章构造	170
27	题材的觅取	178
28	清明风雨	184
29	谈诗(一)	190
30	谈诗(二)	197
31	情感与性灵	205
32	记述和描写	213
33	思想与想象	220
34	话旧	226
35	文章的动态和静境	232
36	翻译、批评及其他	240
37	关于小品文	246
38	怎样写成一篇好的论文	253
39	作文实习	260
40	离情	267



自序

我在浙江省各中等学校——旧制四年的中学、五年的师范，新制前三年后三年的初高级中学——教授国文，已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来，一般中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几已成为无可讳言的事实。四五年前，我曾为浙江省教育厅典试中学毕业会考的国文四次，觉得中学毕业生的国文试卷，大有一届不如一届之势。论者往往归咎于学制的改革，把四年初小、三年高小的期限缩短了一年。其实，小学缩短了一年，中学已延长了二年；虽然大学的三年预科被废除了，但这于中学毕业生的程度是没有影响的。或谓从前的中学生大都是家塾出来的，现在中学生完全是小学毕业的；家塾可以说是专读国文的，而且由教师个别教授；小学的学科较繁，花样较多，学生已不能专攻国文，而且用的是班级教学，这便是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这一说，颇有相当的理由，可是我们平心静气地想想：家塾里读死书的教学方法——只重背诵不重讲解——比现代小学里的教学法，优劣如何？家塾里采用的教本——自《千字文》《百家姓》以至《四书》《五经》——比现代的小学国语教科书，哪一类适合于儿童的学习？即此二端，已足抵消上面所述的那种原因了！

我以为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学本身六年内的国文教学只重在教师的教，而不重在学生的学；只重在课内的受教，而不重在课外的自学！中等学校的国文授课时间，每周至多不过六七小时，去了二小



时作文,只有四五小时了。讲授选文,如果贪多求速,每周也可以讲授三四篇。但这样草率了事,囫囵吞枣,学生能完全了解吗?能完全记诵吗?不但食而不化,难期应用,怕咽都来不及咽下去哩!如果预习、试讲、范讲、复讲、内容和形式的深究,以及默读、朗读、背诵、默写,要样样都做到,一周四五小时,怕只能选授一两篇文章。一学年不过四十多周,六年工夫只读了二百五十篇到五百篇文章,国文当然不会有长足的进步了。何况大部分学生在教室里听讲,和坐茶店听说书一般,有兴趣时,眉飞色舞,没兴趣时,便昏昏入睡;下了课,把讲义一丢,等到考试时再来临渴掘井呢!——所以我认为要提高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非提倡他们自学不可!非辅导他们自学不可!非养成他们课外阅读的能力、兴趣和习惯不可!

可是适宜于中学生课外阅读的读物,实在难找。他们得不到适当的读物,而自由阅读的兴趣又非常强烈,于是大多数学生尽量地阅读他们自认为有兴趣的小说,无论是武侠、神怪、恋爱、侦探等等,无所不阅,结果是无往不迷,虽然看小说于国文也不无小补,但终是得不偿失。学校当局,或听其自然,或竭力禁止。禁止固然无效,听其自然也不是办法。现在各初中差不多以《文心》《爱的教育》《文章讲话》《文章作法》《词和句》等为学生的课外读物,可是这一册、那一册,各自独立,并不是按照中学生程度,由浅入深,整套编成的;就各书的形式和内容看,也分不出它们的深浅。所以甲校定《文心》为一年级的读物,乙校定《文心》为二年级的读物,丙校又定《文心》为三年级的读物,把它看成万应灵膏,什么人什么病都可贴的了。至于高中,尤其没有办法;许多教师只得将《孟子》《史记》《战国策》《通鉴纪事本末》提起笔来,随便替学生开一张书单了。

“我们得替中学程度的青年编一套适于自学的有系统的课外读物!”这是近十年来我和朋友们常说的。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会也曾发此弘愿,可是除出了一册《民族文选》之外,没听说编成什么书。我虽有此计划,因为靠教书过活,工作实在太忙了,时间精力都无暇及此。二十七年春,富阳沦陷,避地来沪;斗室虱处,忽忽两年。每和海上故人、浙东旧友偶然谈及,都说我左足既废,杜门避难,大可趁此闲暇了彼宿愿。去年为脑病所苦,濒危者屡,不能执笔。今岁任教大夏大学,乃于课暇奋力工作。至于材料之搜集,意匠之经营,文字之推敲,则儿子祖怡臂助尤力。陆先生高谊适主世界书局,许为印行,期以年半,完成全书。不但可以了我十年来的心愿,可以借此砚田笔耕,易米以度难民生活,也可以在我避难上海的一段生活史上,留一个纪念。至于疏漏纰缪之处,还望中等教育界同人不吝指正!

蒋伯潜序于沪西寓庐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



1 孤儿之泪

一个仲夏的清晨,章明在晨光曦微中沿着南京路向东走去。微风吹乱了他的头发,旧长衫的下缘也跟着飘荡起来。他抬起头来,是一张苍白色的颜面,汗珠挂在额角,手里的书似乎增加了些重量。他停下脚步向四周望望,在凉风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马路两旁的店门大都还紧闭着,几家宵夜馆里的伙计伸着腰靠在店门口。几辆汽车驶过了,带给他一些汽油的味儿。

转了几个弯,他在一个学校门口停下来。国旗在门口飘扬,他脸上浮出了一阵喜悦,像得到了新生命似的。他急急用手抹去额头上的汗,直走了进去。

宏文中学在上海是有相当的历史的,但是原有的校舍却在“八一三”战事中毁灭了。当然,在这市场的附近,在只适合于商业用的房屋,是不大适宜的,一切设备都非常简单。然而这里却充溢了热诚和爱。这天,是这学期开始的一日,学生们都怀着兴奋的心,在教室里谈论着。

章明走进了秋二年级的教室,同学们和他交互用诧异的眼光注视着。这场合在章明是陌生的,暑假中,他从将破碎的故乡流亡出来,孑身只影,做了大都会中悲剧里的一个角色。他怀恋着过去,希望未来。过去的学校生

活使他感到安慰，在炎热的盛暑里他出卖过不少的血，然而他并不颓丧，因为这样他可以再踏进幸福的圈子了。他找到了第三十四号座位，静静地坐了下来。

坐在他隔壁的是一个年纪和他仿佛的年轻孩子，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件青色的衬衫和黄色的短裤，眼睛长得很大，表示他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他正在国文书的簿面上写他的名字——陈祖平。

章明向四周端详了一下，一阵嘈杂的谈话声使他有些烦腻。他用左手支着下颚，浸润在沉思中。

上海是他第二个故乡，也是他降生的地方。六七岁时，他正是一个富家的少爷，几种糖果的名称是他听惯了的；每天爸爸坐着汽车回来，带给他一束名贵的礼物。十岁以后，家境渐渐不如从前了，爸爸脸上常常笼罩着一阵可怕的忧郁，家里接着搬过几次房子。“一·二八”战事爆发了，他们单身^①从南市出来。他在这时候懂得了租界上的有趣，然而他爸爸却在这繁华的租界上永别了他们。这时候，他年纪还小，不曾感到什么悲哀，不过当他和妈妈离别上海搬回苏州去的时候，他曾在轮船上洒过不少的泪，为的是舍不得离开这使人怀恋的上海。

如今他又重来了，但是现在年纪长大了些，上海给予他的悲哀更甚了。从前他厌恶那些贫苦的孩子，现在却觉得富家孩子们之荒唐了；从前觉得学校是一个可怕的笼子，现在他认为这是一个幸福之宫。同学们的扰攘更增多了自己的愁苦，他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四顾茫茫的大海洋中，四周只是凄凉和寂寞。

他的眼润湿起来，在泪珠里见到他妈妈临死的苦笑。一个小小的市镇上，前面临着大溪，后面的房屋都倾圯了，飞机的声音在头上盘旋，几阵狂嚎和呻吟在瓦砾堆里、在溪里传过来。他紧握着躺在地下的妈妈的手，他颤抖着几乎昏迷过去。她没有说什么，便永别了他。这景象，他永远不会忘记，尤其是地上留着的一滴触目的血迹。现在，自己被别人称作孤儿了，“孤儿”，这可咒诅的称谓啊！

他更记起舅舅的话：

“现在比不得从前了，不吃苦是不行的。到上海找个工厂去做工去，要上学，我没有这么许多钱。……”

酷热的夏天，高高的太阳将炎热洒到广场的角落里。轧轧的机械转动起来，皮带在栋梁和大齿轮中间尽量地奔跑着。几个赤膊的工人肩着大铁

^① “单身”，原文如此。——编者注。

条进来，汗珠挂在嘴角；他脸上脏脏的，在地下拾铁块。铁屑飞扬起来，几乎使他窒息；熊熊的火光，直灼在他背上。终日昏沉沉地，没有休息，从天没亮一直到深夜，从深夜一直到天明。

这里唯一的朋友是跟他做同样工作的小毛了。整天鼻涕挂在嘴唇上，和着铁屑，变成两条灰色的粗纹。年纪已经十八岁了，长得和十二岁的孩子一样高，身上瘦得可怜，背骨也有些佝偻了。但是他拖得动更大的铁条，而且又比章明早进来，因此他常常有些骄傲的样子，因为他的薪水比章明多些。

两个多月来的努力，他得到老板的称赞，但是他的身体却消瘦了。

“进学校有什么用？你不是读过一年初中吗？养成这种文弱的样子。——你自己挣来的钱，要读书，我也不好反对你。近来我生意不顺手，家里吃口又重，这半年的住宿和膳食，你预备怎样？”这是舅舅最近告诉他的话。

舅舅生活的困难，他很知道。他并没有怨恨舅舅的心，但是他不愿随便毁灭自己。可以读书的时候，总得设法读书的，摸摸口袋里，是买书缴费余剩的两块钱——“但不知今夜此身，寄宿何处？”他有些茫然了。

教室里的人声突然沉静下去，讲台上站着一个中年的教师，长长蓬蓬的头发，深黑色的脸庞上架着一副近视眼，身材不很高，身上的穿着不很好，是一件深蓝色的布衫。他放下了粉笔和点名簿，向学生们注视了一眼。

章明在沉思中清醒过来，他看看教师的脸，一阵喜悦浮上他的心头。他认识这教师，是上学期在内地中学里教过国文的教师李亦平先生。

他想立起来招呼他，但是喜悦又控制他使他没有招呼的勇气。“他一定认识我的，等他来招呼我吧！……不，也许他已忘掉了。……”

隔壁同学陈祖平在书包里取出国文书来，接着在一个美丽的铅笔匣中掏出了一支钢笔。

晨曦从玻璃窗里直照到教室里，抚摩着同学们的头发，教师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章明背后的两个同学在轻轻地谈话：

“是新来的？”

“寿头寿脑。”他们都笑了。

李先生的讲话开始了，大家都镇静下来，抬起头注视着李先生的脸。

“诸位已经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在中学里已过了一年，学习国文也已一年多啦。你们知道学习国文的目的是什么？”

他用手摸摸下颌，微笑地静候着回答。半晌，教室里静静地，没有人回话。他又说了下去：

“学习国文的目的，最简括地说是为了应用。多读别人的文章，可以养成赏鉴批评的能力；多作文，可以使应用时不感受到困难。因此，国文并不是人生的一种点缀品，乃是应用上不可缺少的一件东西。”

“国文的范围很大，从几个字的选择，一直到各种专门学问的研究都在其内，但是我们可以分作三个项目来说。”

他拿了粉笔，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文学”“文章”“文字”三个标目，回过身来，扑扑袖口上的粉灰又说下去：

“文字，便是字和词的认识，每个字有每个字的意义。中国有专于研究字的学问，叫作“小学”，又叫作‘文字学’，这里面专于讨论每一个字的组成和音读的。例如中国的‘国’^①字照理便是‘或’字，口代表疆域，‘戈’是表示守土的兵士。后来‘或’字借作虚字了，便在‘或’字上面再加一个圈子。

“但是，现在初中学生却不必如此深究它的来源，只应知道每个字的笔划和意义，少写别字和少用不妥当的词儿好了。我相信，这一部分功夫，你们在上一年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他咳嗽了一声，在讲台上走前了数步，在黑板上写了“彰彰”两个字。

“这一年，是该研究‘文章’了。本来‘文章’的旁边应该加上这三撇的，说是有文采的意思。从文字组成了句语，再由句语组成了文章。整篇文章的好坏，有好多个条件：第一是句子通不通，第二是句子安排得好不好，第三是标点和段落，第四是整篇结构和思想。读别人的文章，正可以做自己作文时的参考，因此学校中的课程，便有讲解和作文两项，这二者是相提并重的。

“作文和口头说话是有相当的关系的，文章乃是将说话写在纸上去。那么，会说话的人一定会做文章了，是不是？”

李先生突然停了话头，向全班同学呆视了一下。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年龄较小的同学向先生摇摇头，这便算是答语了。坐在末一排上有一个高个子，头发梳得精光的，笔挺的衬衫，露出很显明的叠纹，他站了起来，脸上有些怕羞的样子。他说：

“不对！会说话的不一定会做文章。”

大家目光都注视在他身上，他的脸更红了，一声不响地坐下去。

“他的话是对的，但是口头说话和作文有什么不同呢？”李先生含笑问。

坐在章明斜角的一位女同学站了起来，她用尖锐的语调，低低地说：

“说话是粗俗的，文章是典雅的。”

① 这里“国”字为简化字。原书为繁体字，即“國”字。——编者注。